



鼓楼街的履痕

□刘太义(壹点号:印迹)

虽然近在咫尺,与我仅有一条黄河之隔,但去聊城的机会并不多。这正好应了郁达夫那句话,“因为近在咫尺,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,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,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的”。对于聊城,我本就以它是我的“本乡本土”,因为它与我的家乡在历史上总有脱不了的渊源。

到了聊城,平时一颗被各式烦扰困住的心,突然间就安静下来。说也奇怪,以黄河为界,黄河的东岸,泰山的余脉一排一排地翻着大浪此起彼伏;在西岸,却是静悄悄地铺排开一张大宣纸似的鲁西平原,聊城这颗朱砂痣,则恰到好处地点在了玉人的眉心上。也许,聊城本来就是一个安静的城市。

刚到聊城,下了车就一头扎进鼓楼街。进得古城,思想还没有完成角色的转变,好像就一下子着着实实地变成了“古人”。是呀,一踏上古城的青石板路,你没法不把自己当成峨冠博带的唐宋之人。

我以前倒是去过几个仿古街道,聊城古城算是仿得比较瓷实的一个。古城建筑,一律灰色基调,威严的城门洞通向神秘悠远的另一端。屋舍多是二层木楼,前厦屋瓦起脊,四角飞檐探向天空,有飞翔之势。灰瓦陈木,连庭柱都做了旧,看不出有现代人工雕琢的气息。飞檐相接,雕窗画栏,假山古石上氤氲着青苔,流出潺潺的溪水,青石板路已被万千鞋底磨得光亮。这古街上藏着的一切故事,好像汨汨地从这些旧迹里冒出泡泡来,让你用眼睛和直觉还有鞋底去咂摸它的古意。连酒肆茶馆的铺名街号都起得古风古韵——太白楼、状元楼、不花茶馆、考院街、十县胡同、海源阁书院。沿街叫卖的小贩这样招徕着生意:“武大郎炊饼,潘金莲胭脂喽”,每一声叫卖,都能让文学家琢磨出一篇戏文,让人不由得生出一丝遐想。酒旗在微风中飘着,有一种疏疏离离的隔世之感,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

登光岳楼

□王云霞(壹点号:王云霞)

不登光岳楼,不算真正到过聊城。聊城古称东昌府,老城区布局方正,方圆一平方公里,光岳楼就位于古城的正中心,是聊城的标志性建筑。古城外围,是环绕一周的东昌湖,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《金瓶梅》《老残游记》中都有关于东昌府、东昌湖的描述。

光岳楼建于明代,至今已有650年历史,由墩台和主楼两部分组成。墩台用砖石砌成,呈正四棱形,墩台下有十字过街通道,通向四个方向,每个方向各有一拱形门,东门为“太平”,西门为“兴礼”,南门为“文明”,北门为“定武”,从中可以看出明朝的治国理念。主楼有四层,每层都有飞檐斗拱,向上逐层收缩,最上面一层为歇山十字顶。光岳楼全楼采用榫卯结构,没用一个钉子,彰显了劳动人民的智慧,也得益于木匠祖师爷鲁班的真传。一楼神龛内,供奉着鲁班的塑像。

聊城人杰地灵,自古以来人才辈出。康熙皇帝老师的老师傅以渐,傅以渐的七世孙、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,国画大师李苦禅,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,国学泰斗季羨林,还有领导干部楷模孔繁森都是聊城人。

随着参观的人流,我登上了光岳楼。中国古建筑的每一个细节,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美好的寓意。比如上楼通道的五十六级台阶,抬头可见的横匾上书写的“共登青云梯”,都有着美好的寓意。

一楼门楣上方,有一块白底黑字的匾额,写着“泰岱东来做屏屏”。作者是清代诗人施闰章,官职为山东学政,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。施闰章不是很有名,但历史上他断了一桩非常有名的案子——胭脂案,这故事就发生在聊城,后来被他的弟子蒲松龄写进了《聊斋》,是《聊斋》里为数不多的现实主义题材故事,所以东昌湖还有一个名字,叫胭脂湖。

成群的铁燕,叽喳喳在头顶盘旋。据说,铁燕是光岳楼特有的鸟类。我去过岳阳楼和滕王阁,像这种鸟雀成群绕飞的景象,还是第一次见。

二楼东檐下,有一块写着“太平楼阁”的匾额。看落款,是清康熙六十年聊城状元邓钟岳题写的。关于邓钟岳,民间有一个传说。当年邓钟岳进京赶考,康熙皇帝看了他的试卷后,给了八个字的评价:文章平平,字甲天下。邓钟岳因此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因字写得好而成为状元的人。放在今天,应该能成为大书法家。

光岳楼整座楼阁,由数十根金柱撑起。每根金柱,长达十多米,由整根木头构成。从一楼一直通向三楼,三楼是过渡层,可以看到敦实的内檐斗拱。三四楼中间,有个空井。建楼时用来采

光、升拉木料,作战时用来通风报信。顶部是绚丽多彩的藻井。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,怕火,因此雕刻荷花、莲实代表水,以水克火。

光岳楼是军事楼阁,除去三楼,每层有四个对窗,一旦发现敌情,守卫通过空井和对窗观察敌情,传达命令。楼梯越往上越窄,每个楼梯口都设有挡板,用于军事防御。当初建造光岳楼的目的,就是为了军事瞭望和报时报警。

公元1293年,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,运河成了南北交流的重要通道。运河沿线城市日益繁华,聊城就是其中之一,当时称东昌路。元朝末年,大将徐达、常遇春从现在的南京挥师北上,征讨元大都,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进。“公元1368年2月,常遇春克东昌,山东平。”明朝初年,东昌路改为东昌府。镇守将领陈镛看到东昌地势平坦,防御先天不足,就把宋代的土城墙改建为砖城,又利用修城剩下的木料砖石,建造了这座高大雄伟的楼阁。当初叫余木楼,也叫鼓楼。它离泰山一百多公里,登上楼阁往东看,可以看见泰山的余脉,借五岳独尊泰山的神光,得名光岳楼。

京杭大运河在光岳楼东面缓缓流过,给聊城带来四百多年的繁盛。明清时期,聊城是京杭大运河沿岸的九大商埠之一,漕运咽喉。来往客商不断,各地商人在这里建立了会馆。当时有八大会馆之说。至今保存完好的山陕会馆,附近有个崇武驿大码头,是康熙、乾隆皇帝南巡驻跸聊城时登岸的官方码头。康熙曾四次登临光岳楼,题写了“神光钟暎”匾额;乾隆六次登上光岳楼,留下了十多首诗。

光岳楼二层,保存着乾隆的行宫。行宫两侧的红柱子上,写着丰子恺先生的藏头联:“光前垂后,劳动人民智慧无极;岳峻楼高,强大祖国文物永昌”,巧妙地将光岳楼的名字隐喻其中。行官北墙上有一幅《南巡盛典·名胜图》,是乾隆皇帝第四次南巡时,让随行画师绘制的东昌府段美景,从中可以看出当年光岳楼周围和运河沿岸的大致景色。

站在四楼对窗前,放眼望去,成片的仿古建筑,近处的海源阁,远处的宋代铁塔,连同造型别致的清真西寺和清澈的东昌湖水,尽收眼底。光岳楼自建成之日起,历经朝代更迭,战火纷飞,屹立六百多年不倒。除了外观整修,内部结构从没有改变过,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。

一座古建筑,就是一部编年史。它的每一根木头,都记载着历史的往事。一座古建筑,就是一部教科书,它的每一块砖石,都钩沉起对历史的记忆。

(本文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山东省作协会员)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□扈学秋(壹点号:扈学秋)

我家住在运河边,出小区南门是运河,出小区西门,还是运河。绵延千里的京杭大运河在这里拐了两个九十度的弯,运河南面的这块地方叫做龙湾,龙湾文化广场的最中心,就是运河山东段的地图,形象地展示了运河在山东的走向和位置。

京杭大运河绵延千里,历经千年。隋朝的京杭大运河不走这里,而是经过冠县。元朝时,政治中心在大都北京,经济中心却在江南,为提高漕粮转运效率,全面提升运河的运输能力,元政府又开会通河,太史令郭守敬勘察开挖运河以通漕运,大运河才开始走聊城。会通河南起济宁微山,中经东昌(今聊城),北至临清,与卫河接,长约250余里,并将先前开挖的济州河纳入其中,因该河南通江淮,转运百货,元世祖取“天下会通”之意,命名“会通河”,大运河的开通为聊城带来了四百年的繁荣和昌盛。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帆樯林立,聊城有了“漕挽之咽喉,天都之肘腋”“江北一都会”的美名。

往昔的辉煌已然融入历史的长河,而今的运河宁静祥和,温婉秀丽,静静地躺在岁月的怀抱里,成为一片不可多得的静谧绿洲。河畔风光旖旎,柳丝轻拂水面,鱼翔浅底,鸟鸣枝头,波光粼粼中映照着重月的静好,漫步河畔,遥想昔日繁华,沉迷现世宁静,于喧嚣匆忙中觅得一份从容。

从小区的西门悠然迈出,几步之遥,宁静的运河便温柔地拥抱了我们,而西岸那座古朴典雅的山陕会馆,仿佛是历史长卷中不经意间跃出的精致篇章,诉说着往昔的商贸繁荣与文化交融。它不仅是一座集

到那个年代。东昌葫芦、剪纸、铁公鸡、透瓶香、柳木笼屉,这一切一切,无不彰显着散漫的烟火味道。光岳楼有巍峨的气势,俯瞰着古城里的市井,连同我这个行囊过客。

这时来一队华装丽服、宽袍绣带的人群拥着华盖下的轿辇才好呢,那被簇拥着的翩翩公子,会不会是清高孤傲、才高八斗、七步一诗的曹子建?旁边那广袖飘忽、削肩修身的女郎,是不是明眸皓齿、凌波微步的洛神女呢?擦了擦眼睛,极力地想分辨清楚,却原来是我深深陷入了文学情景里,让我不辨真假了。可是,此时此刻,怎能刻意地去辨什么真假呢?融在古城里,感觉自己就是路边的市井小民,连同自己的灵魂,也在另外一个世界,是另外一种心境了。甚至有了一种冲动,此时手里只差一根哨棒或者一把朴刀,风尘仆仆地趵进一个酒肆,一脚踏着板凳,大声呼唤着小二:“店家,好酒好肉尽管上!”小二肩搭粗布手巾,旋风一样碎步跑来,殷勤地招呼:“来喽!客官,楼上请……”做一回那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好汉,也是一种快意的人生。

鼓楼街的夜晚才好呢!吃过晚饭出来已经微醺,立刻被古城的夜景惊艳。彩灯初上,暮色极深,我白天只是匆匆看了一眼这座城的外围,就急不可耐地化为当中一员了。此刻漫步于夜晚的古街,彩灯把亭台楼阁装扮成了一个个华丽的魅影。我惊奇地发现,原来古城被东昌湖拥抱着,彩虹霓灯环在湖岸,跨湖大桥上红绿的彩练飞起来,让人想到了天上的银河还有鹊桥。

古城里,偶尔看见一家相声馆,真想进去听一段,来结束这一天的行程。海源阁内,把窗页推向东昌湖,真想揭掉它神秘的面纱,去看看它的面容。明天吧,会如愿。陈毅元帅去了桂林说,不愿做神仙,愿做桂林人。要说我,我不习惯南方的燥热和极辣的米线,还是习惯北方的面食和秋天。要我选择,我会说,不愿做神仙,愿做聊城人。

(本文为济南市作协会员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建筑艺术之大成的古典殿堂,更是明清时期商贸繁荣与文化交流深度融合的生动见证。会馆设计精妙,布局严谨,每一处雕梁画栋、飞檐翘角都透露出匠人的精湛技艺与文化底蕴,彰显着山陕两地商人对故乡文化的传承与弘扬。

沿着运河岸畔悠然前行,大码头的壮丽身影渐渐显露。大码头名叫崇武驿码头,曾是东昌古城商贸繁荣的璀璨明珠,见证了昔日商贸云集的盛况与船只往来不绝的繁华景象。帆樯林立、遮天蔽日说的就是这里,每一根桅杆、每一艘船只,共同编织了“崇武连樯”的壮丽画卷。

穿过龙山西街桥,小码头静静守候在河畔一隅,它虽不如大码头那般显赫,却自有一番静谧与安详,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,让人忘却尘嚣,沉醉于这份难得的宁静之中。

转个弯,聊城闸口桥赫然在目,过桥之后,闸口古槐以它千年不变的姿态,屹立于桥北,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,枝叶间似乎还回响着往昔的故事。

穿越清风廊桥,护国隆兴寺的金顶在古老的大地上熠熠生辉。那金光闪闪的顶部,不仅映照出寺庙的庄严与神圣,也似乎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与变迁。紧邻护国隆兴寺东侧的铁塔博物馆更是聊城之宝,铁塔烟霏,也是东昌古八景之一。铁塔历经风雨侵蚀,却依然屹立不倒。

我家就在运河边,在运河岸边,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脉络上,每一景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这一路,我们不仅是在漫步,更是在与历史对话,与自然共鸣,感受着聊城运河独有的魅力与风情。

(本文为聊城人,山东省作协会员)